

一本书承载上海美食风味

中国出版传媒报讯 8月,由东华大学出版社推出的《玩味上海》在全网上架。该书作者为简烹工作室创始人林贞标,《玩味上海》是其继《玩味潮汕》《玩味简烹》之后又一力作,从美食中窥见不一样的上海之美。

作者在书中讲述了美食,如苏北的葱油面、邓华东的古法川菜、潮汕名菜中的烧响螺、蟹,也记录了“通人”傅骏、“沈爷”沈宏非、“怪人”卢怪明、菁禧荟的杜建青、“魔术师”

孙兆国、邓华东、朱俊等名厨的生活趣事。

虽然书中大部分内容写美食,却是以食物为引子,期望给读者带去关于人生的别样感悟。比如刀鱼,作者在书中说:刀鱼虽然多刺,但当你懂得细细品味,慢条斯理挑鱼刺的时候,你才会明白生活的甜美,是从容开始的。吃刀鱼如此,生活亦是如此。在上海,不叫“打麻将”,而叫“搓麻将”。一个“搓”字意味着细磨、细揉、悠哉自然地放松,一字之差体现了海派文化的从容。

(董尚)

《玩味上海》林贞标著/东华大学出版社2021年5月版/65.00元

杨优明大使要以作家卢山的身份接受直播采访,让一直习惯在大型公开场合用英文发言的他有些焦虑,甚至在到达直播间前还写下了一句:“我今天要去蹦极了!”接受中文直播采访对杨优明大使来说,是一种全新的体验。

近日,杨优明大使用“卢山”笔名,在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一部长篇虚构小说《蹦极》。卢山表示,在30多年的外交生涯中,他亲历了中国国际地位和国际话语权的提升,他觉得自己有义务将这段历史以小说的形式记录下来,呈现光鲜外表下真实而艰辛的外交工作和外交生活。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也在微博上作了推荐:“偷得浮生半日闲,差点把自个儿看哭了。”



卢山:除士兵外,外交官是离战争最近的群体

关键词

忠诚 使命 奉献

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孟丽媛

外交工作充满不确定性

蹦极是极限运动,外交工作完全是另外一码事,但是两者有相通的地方——都有风险,充满不确定性,有些可以预判,但更多的是未知。《蹦极》描绘的是新中国一线外交官的群像,他们牺牲个人利益,为祖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做出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贡献,如同书名一样,当外交官如同站上蹦极高台,他们义无反顾,他们向死而生。

卢山在15年前任外交部政策规划司副司长兼外交史协会秘书长时,有一项任务就是要审核外交官们写的各种各样的回忆录,里面动人的故事比比皆是,但是大多数人看不到。他就下定决心,一定要想办法把它们写成小说,让更多的人知道外交官的工作经历和真实生活。《蹦极》出版后,卢山感到很欣慰,他完成了很多外交人的夙愿。在别人看来,这本小说的出版也许没那么重要,但在外交圈里,《蹦极》的出现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,外交官基于自身群体的经历和感悟创作出来的小说得以出版,意味着外交题材终于在文学领域有了自己的位置。

大多数人对外交官群体都有着或多或少的刻板印象,觉得外交官们就是“穿西装、打领带、握手、拍拍照”;人们能看到为数不多的露面发言,也大多好像什么都没发生,但好像什么都说了。因为太神秘,所以不了解;因为不了解,所以有偏见。《蹦极》的出现也为广大读者揭开了外交官的神秘面纱,受欢迎程度甚至需要出版社紧急加印。卢山坦言:“完全没有想到读者会这么喜欢这本书,我想读者一定是被小说的故事感动了,被主人公的精神感动了。”

《蹦极》里描绘的种种细节都非常生动,得益于卢山本人多年的外交工作实践:“从这个故事的角度来讲,钟良跟我的相似度大概只有5%,但这本书是我写的,故事是我演绎的,所以这本书又反映了我的所思所想,我对外交的认识、对外交的理解,对外交人生的认识、对外交人生的理解,倾注了我100%的感情。”

除了士兵以外,外交官们是离战争最近的群体,他们面临的危险数不胜数:有疾病,有战争,乘坐各种交通工具时也会遇到风险,有时会被跟踪,也会遇到策反,甚至会成为人质……“我们现在的外交官在外面就面临着感染新冠的风险,很不容易。有一位外交官要到南太平洋岛国上任,因为现在是在新冠疫情期间,不能乘坐正常的交通工具,他就坐了14天的渔船。”

在多年驻外工作中,卢山也不止一次遇到过危险。卢山在赞比亚当大使的时候,首都卢萨卡发生霍乱,几百人死亡。当时,中国军医组到期要回国,赞比亚军方坚持要举行欢送仪式,想显示虽然有霍乱,但工作生活还可以照常进行。在欢送仪式上,双方握手,赞比亚方的将军示意服务生端上一杯水,问:“大使阁下,您敢不敢喝?”卢山笑了笑,没有说话,直接端起水杯,一饮而尽。“那种时候,你没有选择,即使最终我得了霍乱,那杯水也得喝下去。”

“忠诚、使命、奉献”早已被刻进外交官的骨子里,当外交官需要这样的精神:尽管你知道面前有风险,你就像站在万丈高台之上,但依然要为祖国纵身一跃!外交官们除了在思想上忠诚外,还要具备扎实的业务能力,包括对国家外交政策的把控能力和外语能力,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生活能力:“如果你有志于成为外交官的话,你也要重视,要具备独立生活的能力。”

魔鬼藏在细节里

无论是现实中的卢山还是小说里的钟良,他们对细节的追求已然到了极致,卢山提到英语有一句话叫“The devil is in the details”(魔鬼就在细节当中)。印度接待某国总理访问,总理所在党派的代表色是向日葵的黄色,结果印度大使当时忘记跟国内建议,从机场到业务厅都摆放的是另外一种当地常见的红色蝎尾蕉,不巧正是这个国家反对党的象征,所以总理看见了之后就很不高兴。本来很好的一个访问,就因为细节没有搞定,访问效果就打了折扣,所以外交无小事就体现在这个地方,任何一

个细节都有可能酿成一个重大的外交事件。

卢山回忆早年间当大使秘书时,为大使准备讲话稿肯定会准备两份,大使一份,自己再拿一份。做任何事情基本上都得有替代的方法,确保一旦出现意外,马上就有对应的解决方案。“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要出国常驻两三年,一个箱子20公斤都要设计好了,牙刷带几支,毛巾带几条,衣服带些什么,袜子要带几双,鞋子怎么带,都会提前计算一下。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是习惯于这样的训练,细心是外交官必须具备的素质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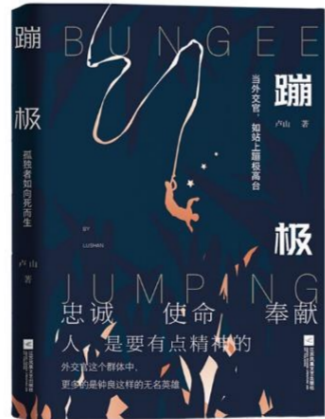
在卢山看来,外交工作更多的是难以忍受的孤独。“作为一名外交官,即使你站在人群中,你也会感到孤独。外交工作的特殊性质,决定了很多事情你没办法与别人分享,更何况你要到国外去工作,去一个陌生的环境里,需要独立生活、独立思考、独当一面,独自承担工作的责任。”在如何消解孤独方面,卢山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:“就是运动、读书和写作。”

从事外交工作30多年,对于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话语权逐步提升和巨大变化,卢山有着切身体会,“原来外国人都特别喜欢我们的中国结、双面绣,有时也会背一些去国外;现在他们喜欢的东西不完全一样,我在赞比亚的时候,有一些当地雇员只要知道我们谁要回国,就会求我们说,你从中国给我买个华为(手机)回来。”

在小说《蹦极》的尾声,卢山写了这样一段话:“外交人生就是这样,每到一个新的国家,我们会结识一批新的朋友,我们相逢相识相知,然后此生永不再见。”同样,在卢山30多年的外交工作生涯中,前后常驻的国家加起来有7个,在马耳他、英国、丹麦、加拿大和美国都有这样的朋友,认识了,分开了,就再也没有见过。

卢山告诉记者,他印象最深刻的有两个人。一位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的曼宁总理,对我们中国十分友好,只要是同中国有关的事,曼宁总理一定想办法解决。他本来计划要安排曼宁总理再次访问中国,但不幸曼宁总理后来中风了未能成行;卢山离任前特意去向他告别,再后来就听说他去世了。另一位是赞比亚的开国总统卡翁达,卢山离开赞比亚那年卡翁达总统已经93岁了,他告别时心里就很伤感,暗暗感叹可能再也见不到了。今年老人刚过完96岁生日,就不幸去世了,“但总能时时想起他唱给我们的歌:给我一个微笑,祝我好运气。”

在问到之后的写作计划时,卢山说:“有大家的鼓舞,我会继续写有关外交题材的小说,也会认真考虑把钟良的故事继续写下去。”



《蹦极》卢山著/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1年5月版/49.80元



作家王璐琪已经有9个月没动笔了。她陷入困惑,“很多事情想不明白”。这些没想明白的问题像石头一样拦在路中间,她无法向前,只能待在原地。石块来自王璐琪的新作《十四岁很美》,书中主角姜佳过完14岁生日后遭到性侵,她的生活被彻底改变。与此同时,《十四岁很美》出版后,王璐琪的生活也在经历动荡。

可以避免的悲剧

王璐琪出现在咖啡馆,她很瘦,一米七三的身高,像一根旗杆一样飘过来。坐下后,她提出了一个近乎怯懦的要求:想拍几张书页——上面是黑水笔画的横线,页脚还有折痕。这些痕迹让她确认,这本书被仔细地读过了。“很卑微,是吧?”她问。这个问句看起来,更像一句自言自语。她不确定有多少人真正读完它,此前已经寄出许多本,但少有回复,愿意在朋友圈展示的更少。

《十四岁很美》里,王璐琪写了一个场景,遭到性侵后的姜佳和小文一起去水族馆,两人小心翼翼,一个想倾诉,一个想抚慰,怕伤害彼此,最后都避而不谈。此时,她完全能够理解这种心情,即便自己只是写了一个故事,但这个故事几乎成了那件“不可说”的事本身。

初稿写好后,她辗转联系了几家出版社。有的石沉大海,稿子发过去再无回复。有的决然拒绝,一位女编辑指责她,为什么要写这种题材,自己绝对不会给女儿看这种书。“难道孩子要生活在真空里吗?”她疑惑。后来,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下了这本小说。

真正进入出版流程后,编辑团队慎重对待每一处文字。出版社邀请到了第98届纽约ADC年度设计大奖、法兰克福全球插画奖获得者张璇操刀,为《十四岁很美》绘制插画。设计封面时,张璇从原文中获得灵感。她说:“作者用万花筒隐喻成人世界的多面性和多边性,我想到可以用姜佳行走在万花筒碎片中的画面,来表达孩子暴露在破碎的成人世界的迷茫和无力。”

在《现代汉语词典》里,“佳”的解释是“美;好”,可以是一切美好的事物相连。姜佳,一个在祝福下降生的婴儿,在14岁遭遇了一场始料未及的灾难。书里,姜佳说:“毕竟,我跌进了无尽的悬崖,这座悬崖就在我平时放学的路上,一不留神就踩空了。”14岁,一定是美好的吗?王璐琪回忆了自己的14岁。那一届初三,有个学姐重读了一年,成绩只提高了几分。母亲骂了几句,女儿自杀了。“可能长大以后,大家碰见更严重的问题,然后就忘记了(青春期的困境),真的是忘了。”书名借鉴王朔的《看上去很美》——这是一本讲保育院的小说。3-7岁,一个看起来很美的年龄,剥开以后里面是残忍和伤害。

2021年1月,《十四岁很美》出版。编辑像往常一样走图书宣发流程。过了一阵,编辑告诉王璐琪,情况不乐观。“性侵”两个字打进去,系统显示出来是“**”。一些评论家、教育专家为《十四岁很美》写书评,相继在各个媒体发布。

一些电话打进王璐琪手机,大多出于关切的目的,聊着聊着都会走向同一个主题:为什么要写这个题材?踏入这个鲜有人涉足的领域,意味着不确定性,而不确定性往往伴随着风险。听到这,王璐琪把嘴边的话吞了下去。她没法对关切自己的友人说,这个看起来大胆的举动,不是因为头脑发热,而是

王璐琪:面对伤痛,首先要做的是正视

关键词

现实主义 儿童文学 创伤

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江玉婷



《十四岁很美》王璐琪著/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21年1月版/30.00元

“蓄谋已久”。

王璐琪13岁在杂志上发表第一篇短篇作品,大一出版第一本书,写了17年。打从一开始,她就定下了“三部曲”:第一部写校园暴力,第二部关注未成年人性侵,第三部讲儿童拐卖——拐卖案告破后,被解救的孩子和养父母产生了感情……“题材一部比一部敏感,导致拖拖拉拉了好多年。”她讲到,这部小说一共7万字,从动笔到写完只花了10天,每天大概睡4个小时。动笔之前,她准备了两三年。有时,她撑着抹布擦椅背,心里却在想人物性格。王璐琪泡在中国庭审公开网,看了许多案件的庭审视频。在豆瓣、知乎、贴吧上搜索,能弹出大篇大篇的相关文章,评论区聚集着拥有相似经历的“姜佳们”,大家撕开伤口的一角,彼此舔舐、抚慰,被情绪压倒,又重新振作。这些故事激励着王璐琪,她更加坚定写下去的念头,因为许多悲剧原本可以避免。

无数的远方,都与我有关系

《十四岁很美》的故事开场发生在客厅,电视机播放动物纪录片,一只豺狼吃下一只落单的岩羊幼崽。看到这个画面,姜佳觉得自己就是那只羊。她不是留守儿童,自小生活在城市,母亲是坐办公室的小职员,父亲是园林设计师,每天趴在桌前画图纸。张肃军是父亲的直系领导,他们总在家喝酒,从傍晚5点喝到凌晨第一班地铁轰鸣开过仍然意犹未尽。母亲认为与领导搞好关系,事业就成了一半,于是她负责上菜。没人想到,张肃军会成为罪犯。这时姜佳想通了,豺狼不是突然出现的,它生活在附近的草原上。她没有提防,“以为它和自己一样,都是吃草的”。

王璐琪写了一个寓言故事,城市成了一座弱肉强食的钢铁丛林。14岁生日那天,母亲出差,父亲被安排加班至深夜,张肃军带着姜佳参加《超级大脑》电视节目的选拔。那天下起了大雨,两人没带伞,张肃军提议去家里拿伞,他家在电视台附近的居民楼。当——当——当,窗外12点的钟声敲响。王璐琪继续写钟声:零点报时取消过,因为附近居民嫌吵投诉。后来又恢复了,却也没人再投诉——居民习惯了噪音,钟声淹没在城市的声浪中,无人察觉。就像无人察觉的钟声,一个14岁女孩的呼喊声也被淹没。这一章的结尾是:“比如此刻我的耳鸣,犹如刀划玻璃般在脑子里尖叫,我看不见任何声音,包括自己的哭声。”

三天后,母亲发现了姜佳身上的伤痕,她扇了丈夫一巴掌,扇了姜佳一巴掌,又开始扇自己,打完人开始砸东西。母亲变得极具攻击性,父亲离家出走,家庭分崩离析。“张肃军是他们家的座上宾,这一点是最致命的。她没法想象伤害是自己带来的,这是对她母亲身份的终极挑战。”王璐琪继续说:“发生这样的事情,一个几经崩溃的中年人往往会走向两个极端:应激和逃避。母亲是前者,她对整个世界不满,包括自己。而父亲是后者,一味逃避。”

不久前,王璐琪参加了一场会议。会议的一个议题是,研讨“性侵”是否要归入儿童文学中的“禁忌文学”。“禁忌”意味着不可被书写,不可被看见。王璐琪提出了反对意见。这是一件会在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事儿,如果把它归为禁忌话题,就会让它越来越边缘化。受害者不但会“失声”,还会从此“消失”。

有人建议王璐琪,把案件写成一个童话,就像在药上包了一层糖衣。她没有选择这种处理方式,而是郑重地对待,用现实主义的写法呈现。“当一个孩子经受了这些伤害,我们再去用童言童语包裹一个虚假的糖衣,这太残忍了。”从某种程度上来说,“弱化”就是“掩盖”,意味着没有尊重另一个人的伤痛。“首先我们得看见伤痛,我们得承认,是的,你遭受了这个伤害。”王璐琪认为,承认和接纳是第一步,然后再对症下药,最后一步才是疗愈。

在工作中,心理咨询师徐君枫常常见到像姜佳一样的女孩:出现创伤反应,依赖药物,变得敏感和脆弱,如同惊弓之鸟。一位受害者甚至不敢和人同乘电梯,无论去几层,都要爬楼梯上去。从这个角度来说,《十四岁很美》是真实的,也是一个需要被清楚看见的经验。天津作协文学院签约评论家陈曦从《十四岁很美》中看到的是“刺痛感”。这种刺痛感尖锐地提醒着人们,不要视而不见,更不要默不作声,无数的孩子,无数的远方,都与我有关系,与我们有关。